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8-10

齐鲁晚报

2021年8月8日
星期日

卓
然
于
心
悦
享
娱
乐

□ 美编：向继平
□ 编辑：红



专访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主演郭晓东

“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部戏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刘雨涵 实习生 张修岩

命中注定的相遇

能够出演焦裕禄，对郭晓东来说，正是应了那句话——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他一直想演一个正能量、有担当、有温度、有大爱的人物，而当电影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中焦裕禄这个角色的橄榄枝向郭晓东抛过来时，他感觉，仿佛瞬间有一束阳光直接投射到自己的内心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。“简直是太好了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觉得冥冥之中，这是我和焦书记命中注定的一次相遇。”

70后的郭晓东和20后的焦裕禄相差了50多岁，焦裕禄算是他的祖父辈。而从郭晓东的老家临沂莒南，到焦裕禄的老家淄博博山，驱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，两人也算是半个老乡。郭晓东从小对于焦裕禄的各种事迹和故事都耳濡目染，联想焦裕禄，立马就有几个关键词在他脑海中迸出来：好干部、好党员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。而当郭晓东和二姐——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——见面聊过之后，他对焦裕禄的印象，从高大伟岸变成了温情脉脉。

第一次见面，焦守云对他说，“晓东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？就是在我能叫‘爸爸’的时候，没能多叫几声。”焦守云第一次到兰考，见了父亲没有叫出“爸爸”，而是称呼“书记”，在那之后六个月，焦裕禄便去世了。焦守云的一席话刺痛了郭晓东，也一下子捅破了他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，让他找到了突破口。“其实我父亲离开我也20多年了，二姐的那句话说出来，瞬间让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，在一起相互取暖、相互依偎。我也瞬间懂了焦书记，以前觉得他就是一个人民好公仆的形象，但是我们忽略了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爸爸，他也是个儿子，也是个丈夫。”

这正是电影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的不同之处，它根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口述回忆改编创作，是一部从家人视角出发来重塑焦裕禄形象的影片。焦守云同时担任了影片的监制，总制片人余音是她的儿子，也就是焦裕禄的外孙。余音说，1990年版的电影《焦裕禄》已经成为经典，但他们想在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的视角之外，拍出一个更真实、更有温度、不带任何符号标记的焦裕禄。“他冬天出去，经常穿着单衣回来，因为他把大衣棉袄给别人了，他见不得别人受苦，这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抓到的最准确的东西。有这个东西，才有底气把他拍成我们身边的人。”

影片中的焦裕禄，他会带着女儿在街头吆喝卖咸菜。他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，并以优异的成绩结业。他相当具有语言天赋，自学了俄语，能够和俄罗斯专家进行对话。他还科技攻关打造了中国第一台卷扬机。甚至他的文艺浪漫细胞也非常活跃：不仅表演舞台戏，吹拉弹唱全会，还和妻子跳起交谊舞，互相喂糖。演完之后郭晓东也是叹为观止，“你不知道原来焦书记会有这么丰富的一面，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”

笨方法让角色附体

郭晓东承认，演员其实都害怕出演真实的传记性人物。“要把那些真实事件用自己的言谈举止表现到位，最终能够不违和地呈现在大银幕上，确实需要花时间、花功夫、花精力。”

于是郭晓东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去体验生活，中间别的活儿一概没接。“我就想能够让自己全身心地放在这个人物里，尽最大努力去了解焦书记的点点滴滴。”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去

能够明显感觉到，郭晓东为焦裕禄这个角色着迷了。当采访问题一个个抛出，郭晓东回复的言语中，不时有因为激动而产生的轻微颤抖。在采访的尾声，依然有种掏心掏肺式的热忱，“等到你看了电影之后，如果还想再找我聊点，直接联系我就行！为了这部电影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

此次郭晓东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时，他所主演的电影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还未正式上映。8月6日，该片在全国上映，这是继1990年的电影《焦裕禄》和2012年的电视剧《焦裕禄》之后，焦裕禄的形象第三次呈现在影视作品之中。出演这个人物，郭晓东说，“我前半生所有的人生经验和专业能力，就是为了今天能够来演焦裕禄书记而准备的。他是我表演生涯当中对于前面过往的一个总结。”



过的那些村子，郭晓东又重走了一遍，还跟村民们一起种地、刨红薯。当年和焦裕禄一起抗击三害的领导、工友们，郭晓东也采访交流了一遍。甚至郭晓东还跟着去了焦裕禄的老家，给他的先人上坟。

“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？就是想要在这些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，尽量多捕捉到当年的一些信息，去寻找到焦书记当初内心中的某些东西，能够和现在的我相连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属于魂魄的东西，那种魂魄一旦立起来，这个人物才会走进我的内心。”一起前去河南采风的影片编剧高满堂，在他们第一次采风结束和影片首映式的当晚，说了同样的一句话，“晓东，我觉得你已经是焦裕禄附体了。”

这句话也许并不夸张。影片导演范元说，当时剧组有个口号是“边拍焦裕禄，边学焦裕禄”，而作为主演的郭晓东是头号的身体力行者。拍摄之前，郭晓东的体重是81公斤，拍摄结束，只剩66公斤了，3个月的时间里直降30斤。“演这部戏我从头到尾就没让自己吃饱过一次，每次就只吃三成饱就够了。我想焦书记当年就应该一直是吃不饱的，所以我要保持这个状态演下去。”在拍摄焦裕禄治理风沙的戏份时，郭晓东坚持不喝水，希望让大风把自己的嘴唇自然吹干、吹裂，他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妆

效，靠化妆是画不出来的。“就算是要喝水，我都是用吸管喝，不敢碰到嘴唇。”为了演出焦裕禄最后弥留之际的状态，他甚至连睡觉的环节也省掉了，开拍前还要再做200来个俯卧撑，就是为了能够达到那种恍惚虚脱的状态。

郭晓东坦言，这是自己流泪最多的一部戏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愧对“焦裕禄”这三个字。“我不是那种很有灵气的演员，我是一个笨演员，所以只能用这种最笨的方法，去给自己找最坚实的内心基础。”

看到郭晓东的表演，同为演员的妻子程莉莎感慨说，“一个演员塑造角色的最高境界不是演他，而是感受他。”在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首映式之后，程莉莎久久难以平复激动之情，她发了一条朋友圈，“我看着屏幕上的这个男人，竟然有点分不清，他是徐俊雅的丈夫焦裕禄还是我的丈夫郭晓东。郭晓东版的焦裕禄，允许我先偷偷地骄傲一会儿！”

诚意打动观众

在郭晓东之前，还有李雪健和王洛勇都曾出演过焦裕禄。尤其是李雪健版的焦裕禄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李雪健的那张脸，几乎和焦裕禄画上了等号。而大家想到焦裕禄，脑海中也浮现出李雪健的样子。“雪健老师版的《焦裕禄》，的确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他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。最开始我是有压力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更有责任和义务去扛起传承焦裕禄精神的这面大旗，所以跟这个比起来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”他说，作为晚辈，其实自己是幸运的，“因为我今天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向上攀爬。”他先是把之前的影视版本都看了一遍，又决定放下，走出来。“从我这么多年来对于创作表演的经验来讲，我觉得用我自己的方式进入可能会更好，不能受到前作的干扰。”

郭晓东来出演焦裕禄的一大优势在于，他们同样都是山东人，骨子里的那种朴实、内敛、坚韧的性格基因，同样流淌在血液中。“我和焦书记都是那种很轴的人，所以我能特别懂他。而且我认为‘轴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这是一种不言弃、不放弃、坚持到底的精神品质。”

被总结为“亲民爱民、艰苦奋斗、科学求实、迎难而上、无私奉献”的“焦裕禄精神”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块精神丰碑。5个月的体验加上3个月的拍摄，让郭晓东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悟。“他身上是种子力量的精神，这种力量是积极向上的，有一个指引和一种信仰，哪里阳光就往哪里去，哪怕身上压着一块巨石或者一座大山，它都要拼命从旁边拱出来。”

影片中的一句台词让郭晓东的记忆尤为深刻，那是焦裕禄的母亲对儿子的叮嘱：“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。你要是个好人，那颗星就是亮的，你要是个坏人，那颗星就是暗的。”做个好人，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，心里时时刻刻装着别人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道理。“大家现在都在说学习党性，我觉得人性最光辉的那一面，就是党性。”

在《我的父亲焦裕禄》此前的点映场中，很多观众看完影片都哭得把口罩打湿了。有观众说，这是“年度最催泪献礼片”，编剧史航在看完影片后也红着眼眶说，“这部影片充满了人情味，让人相信世界上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。”郭晓东将之称为一部“不怕看，但是怕你不看”的电影，“只要是一个怀有悲悯之心的人，都会为之动容的。”

主旋律作品如何能够打动观众？郭晓东觉得，这个问题可以复杂到让他无法作答，也可以简单到用两个字回应——真诚。“只要你能真诚地对待观众，大家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你这份诚意的。”